

新譯・世界文學名著

黛絲姑娘

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

[英] 哈代／著 孫致禮、唐慧心／著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黛絲姑娘／哈代著；孫致禮，唐慧心譯。--初版。

--臺北市：林鬱文化，1995 [民 84]

面；公分。--(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；16)

譯自：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

ISBN 957-9263-00-0(平裝)

873.57



84000377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 [16]

黛絲姑娘

NT.300

[英] 哈代／著

1995 年 2 月／初版

孫致禮、唐慧心／譯

〈代理商〉

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291-10 號 7 樓之 3

電話・02-9566521 * 傳真・02-9566503 * 郵撥・0773591-1

〈出版者〉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 4881 號

【總管理處】台北縣深坑萬順寮 106 號 4 F

☎(02)664-2511 * FAX(02)662-46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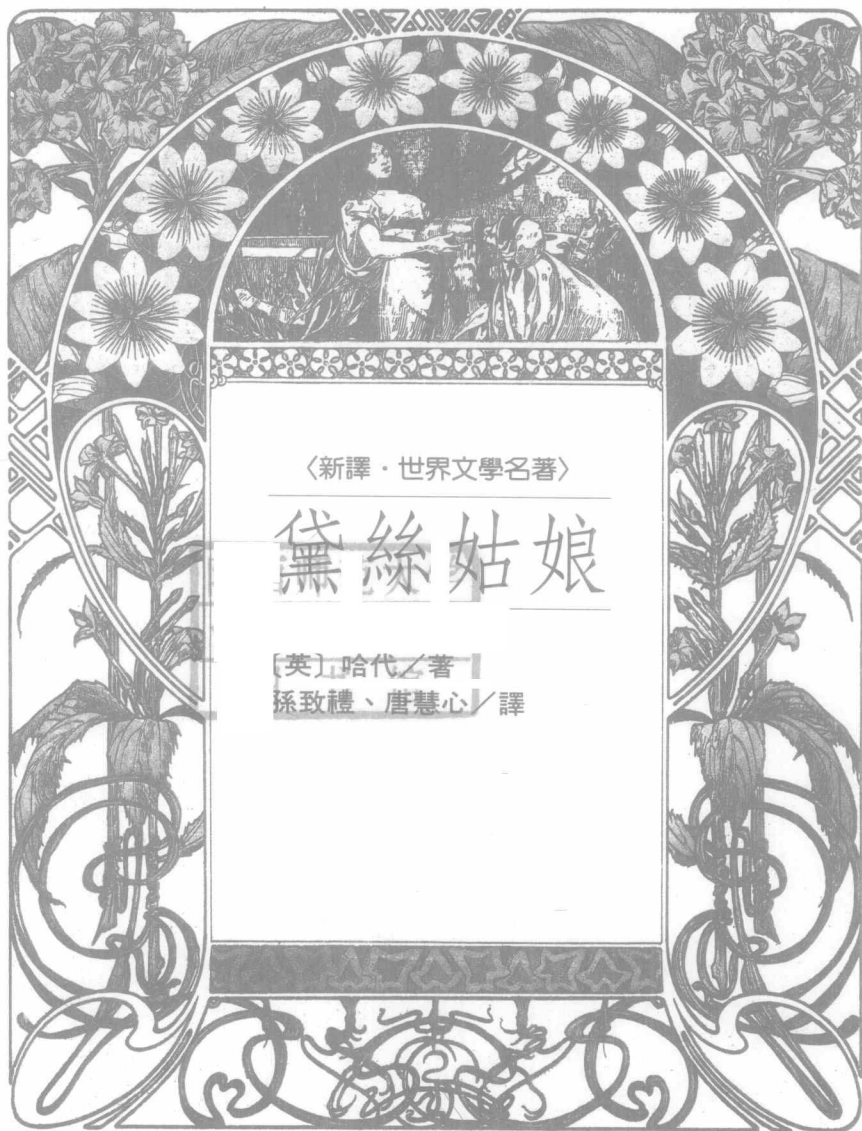
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 21 巷 11 號 3 F

編輯部☎・02-2300545 * FAX・02-2306118 * 郵撥・1670488-6

●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，非經同意不得轉載、改編、複製 ●

■ 裝訂錯誤請與各代理商退換，謝謝！ ■

ISBN 957-9263-00-0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譯序

孫致禮
唐慧心

在

英國文學史上，托馬斯·哈代（一八四〇—一九二八）是一位跨世紀的文學巨匠。從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九六年，他專門從事小說創作，先後發表了十四部長篇小說、四部短篇小說集，為十九世紀後期英國小說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；從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二八年，他又轉而致力於詩歌創作，先後發表了八部詩集、一部史詩劇，為二十世紀英國詩歌的發展做到了開拓性的作用。

哈代把他的小說分為三類：「性格與環境小說」，「浪漫與幻想小說」，「計謀小說」。他的重要小說全部歸在第一類。其中，一八九一年出版的《德伯維爾家的黛絲》，一直被視為他的主要代表作。

《黛絲》是一部悲劇作品。小說女主角黛絲是一個美麗善良的農家姑娘。由於家境貧寒，她不得不聽從母親勸說，跑到地主莊園去做工，被地主少爺亞歷克姦污，懷着身孕回到家鄉。孩子夭折後，她又到一家牛奶場當擠奶工，在那裏遇上了牧師的兒子安琪·克萊爾，兩人產

生了愛情。新婚之夜，黛絲出於一片忠誠，向克萊爾坦白了自己失身的遭遇，不想卻爲丈夫所不容。克萊爾立即丟下妻子，獨自去了巴西。黛絲被遺棄後，又跑到一家農場做苦工。就在這時，亞歷克又突然出現，一再跑來糾纏黛絲。後來，在父親去世，母親患病，弟妹失學，一家人淪落街頭，而克萊爾又杳無音訊的情況下，黛絲只好「捨身救家」，答應與亞歷克同居。誰知道克萊爾經過一場磨難，終於回心轉意，從巴西回來尋找黛絲。黛絲悔恨交加，怒不可遏的刺死了亞歷克。她在逃亡中與丈夫度過了幾天幸福生活，最後被捕，並被判處死刑。

黛絲的悲劇，說到底是一場社會悲劇。據人考查，黛絲的祖先原是顯赫一時的德伯維爾爵士世家，但是沒等傳到她父親這一代，那名門世家早就沒落了。如今，黛絲的父親已經淪爲一個普通的個體農民，只靠做點小買賣，很難維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。因此，黛絲還是個少女的時候，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。爲了謀生，她不得不到處飄蕩，這裏做零活，那裏打短工，受盡剝削和欺凌。尤其是在弗林庫姆阿什農場，狠心的雇主讓她和男工做同樣繁重的活計，一個人承擔往機器上傳送麥捆的工作，這簡直是和機器競賽。她累得筋疲力竭，甚至暈倒在地上，也得不到憐憫。與此同時，她父親在貧病交加中死去，住了幾代人的房子由於租期已到，狠心的地主硬逼著她們一家搬出去，流落在外鄉街頭，其狀慘不忍睹。作者圍繞黛絲及其一家人的悲慘遭遇，真實地描繪了十九世紀後期資本主義侵入英國農村以後，個體農民走向貧困和破產的悲慘圖畫。

黛絲身爲一個貧家女子，不僅受到殘酷的剝削和壓迫，而且還遭到紈袴子弟的恣意蹂躪，

舊道德觀念的無情摧殘。

亞歷克·德伯維爾是個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。他輕薄好色，厚顏無恥，先是利用黛絲的年幼無知，以卑鄙的手段誘姦了她，給她造成了終身的遺恨。後來他又趁黛絲一家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打著關心她們疾苦的幌子，硬說克萊爾再也不會回來了，從而迫使黛絲痛苦地投入他的懷抱，又一次毀了她的終身幸福。顯然，黛絲與德伯維爾之間的矛盾，是被壓迫者與壓迫者之間的矛盾。最後，這個地主惡少死在黛絲的刀下，完全是罪有應得。

黛絲的丈夫安琪·克萊爾，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物。他出身於牧師家庭，但卻違背父親的旨意，不肯去當牧師，而甘願「爲人類服務」。他厭惡城市生活，跑到鄉下學習農業技術，與當地農民們打成一片。表面看來，他和霽可親，溫文爾雅，實際上他並沒有徹底擺脫資產階級的傳統觀念和世俗偏見，考慮問題純屬從個人私利出發。他到鄉下學習農業技術，只是爲了將來能當個大農場主。他所以三番五次地向黛絲求婚，只是看中了她的美貌，看了她的勤勞，指望她能做一個好管家，給他帶來「方便」和「幸福」。顯然，他與黛絲的結合，並不是建立在真正愛情的基礎上，而是建築在利己主義的計較上。因此，當黛絲向他坦白的時候，儘管他自己也有過不清白的歷史，他卻死抱著舊的傳統觀念不放，從資產階級庸人的立場出發，視黛絲爲不潔的女人，殘酷地遺棄了她。

縱觀全書，哈代是把克萊爾當作正面人物來處理的。誠然，克萊爾後來是省悟了，給黛絲帶來了幾天幸福生活，說明他與德伯維爾有著本質上的區別，但是就黛絲的悲劇而言，他

的罪責並不輕於德伯維爾。如果說德伯維爾是從肉體上殘害了黛絲，那麼克萊爾則是從精神上摧殘了黛絲，使她蹈入絕望之地，最後走向毀滅。

作者爲小說加了一個副標題：「一個純潔的女人」，還引用莎士比亞的一句話，作爲本書的題詞：「可憐你這受了傷害的名字！我的胸口是張床，供你養息。」這些話鮮明地表達了作者同情女主角的人道主義立場，也是對資產階級道德的一個大膽挑戰。

黛絲是小說刻意塑造的一個動人形象，作者賦予她勞動人民的一切優秀品質。她不僅姿色出衆，而且心地善良，爲人誠懇，勤勞儉樸，熱愛生活。她雖然出身貧寒，家庭生活沒給她帶來什麼歡樂，但她卻無比熱愛自己的家，對之懷有強烈的責任感，爲了維護家庭利益，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。小說剛開始不久，她和弟弟夜間駕車去趕集時，老馬被郵車撞死，她感到萬分內疚。當母親異想天開，想打發她去和冒牌貴族攀親時，她起初拒不肯去，覺得有失自尊，但是一想到老馬死在她手裏，她又覺得她有責任幫助父母擺脫困境，便硬着頭皮去德伯維爾家做工，結果造成了第一次失身。後來，德伯維爾再次遇見她時，發覺她一家人流落街頭，既無安身之所，又無活計可做，便抓住她強烈的家庭責任感，甜言蜜語地勸說她，揚言黛絲只要「相信」他，他就保證讓她們全家過得「舒舒服服」的。在這緊急關頭，黛絲等丈夫又等不來，爲了給家人贏得一條活路，只好忍辱負重，委身於自己的仇人。

黛絲性格上的另一個主要特徵，就是性情剛強，富於反抗精神。這突出表現在她與德伯維爾的關係上。德伯維爾是個依仗財勢、胡作非爲的惡棍，黛絲從一開始就討厭他，對他存

有戒心。德伯維爾玷污了她之後，她不聽對方的花言巧語，憤然離去。後來，再次見到他時，發現他居然搖身一變，當上了牧師，覺得這是對宗教的極大諷刺，便用尖刻的語言，無情地揭露了他的醜惡嘴臉。爲了阻止他再來糾纏，她還用手套打了他。最後，她意識到德伯維爾第二次毀了她之後，心裏終於燃起了復仇的烈火，便不顧一切地拿起刀子，刺死了這個不共戴天的仇敵。

黛絲的高尚品質和反抗精神是應該受到贊賞的，但是又必須看到，黛絲畢竟出生在一個沒落貴族世家的農家庭裏，殘存於農民身上的某些舊道德觀念和宿命論觀點，勢必對她的思想意識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。這在她對克萊爾的關係上表現得尤爲明顯。本來，她的失身是無辜的，但她又覺得自己是有罪的，因而像個俯首貼身的奴隸似的，甘願接受克萊爾的懲罰。克萊爾遺棄了她，她也毫無怨言，而把一切都歸罪於自己，處處爲克萊爾辯護。有時，她認不清自己苦難的根源，而將之歸咎於命運作祟，覺得反抗也是枉然，最終殺死仇敵之後，也不想方設法逃跑，只是等着束手就擒。

黛絲從她在婦女遊行會上出場，到她在監獄刑場上喪生，前後不過五、六年時間，但就在這五、六年中，她卻受盡了社會種種有形無形的邪惡勢力的迫害和摧殘，最後變成可憐的犧牲品。她的遭遇可謂是驚心動魄，感人情懷。

《黛絲》在藝術技巧方面，也有不少獨到之處。作者巧妙地運用偶然事件、景物描寫和象徵手法，使之產生一種強烈的感染力，從而深化了小說的主題，增強了小說的悲劇色彩。

首先，在情節發展中，哈代以高超的技巧，製造了一系列偶然性的巧合事件，使矛盾一步步地激化，逐漸趨向頂點。在小說第四章，由於父親喝醉酒起不了身，黛絲代他駕車去趕集，途中打起盹來，碰巧迎面駛來一輛郵車，撞死了老馬，致使全家生活面臨危機，因而導致了黛絲認親失節的終身遺恨。在第三十三章，就在結婚的前一天，黛絲把失身的事寫成信，從克萊爾的門底下塞了進去，誰知信給塞到了地毯底下，克萊爾沒有看見，致使新婚之夜再坦白時，他覺得自己受了欺騙，便冷酷無情地遺棄了黛絲。在第四十四章，黛絲由於生活窘迫，跑去求見公婆，但是想見的人沒見到，卻在歸途中「冤家路窄」，遇見德伯維爾在布道，引起了她第二次佔有黛絲的野心。這些事件看起來偶然，但都是以必然性為基礎的。黛絲家的老馬即使不死，黛絲的父親也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；而克萊爾所以遺棄黛絲，關鍵也不在於他沒看見那封信，因為在他的心目中，黛絲只是一個「沒有體面」的「鄉下女人」。諸如此類的偶然事件，儘管並不決定主人公的命運，但卻激起了讀者對主人公命運的關切，使故事更加引人入勝。

其次，作者在景物描寫上也獨具匠心。他善於將景物描寫與性格刻畫交織在一起，通過景物描寫來展示人物性格，甚至強化人物性格。在小說第四十一章，黛絲爲了躲避農夫的糾纏，跑進一片樹林裏，夜裏聽見一隻隻野生動物從樹上掉下來。第二天早晨一看，樹底下躺着好幾隻野雞，有的已經死去，有的還在痛苦地抽搐。她眼看著那些「可憐的小寶貝」遭受那麼大的罪，就覺得自己並不是天底下最痛苦的生命，因爲她「沒給打得血肉模糊，也沒給

搞得血流不止」，她「還有兩隻手來掙飯吃，掙衣穿」。於是，她決定不再自哀自憐，而要頑強地活下去。接着，她來到弗林庫姆阿什，只見這是一個破破爛爛的村莊，坐落在一個小山坳裏，四周都是些「不毛之地」。「那硬邦邦的土質表明，這要幹的活，是最艱苦的粗活了。」面對這樣一個窮地方，黛絲絲毫沒有動搖，她已經嚐夠了東飄西泊找活計的苦頭，決計在這裏待下去。這段景物描寫，既真實地描繪了弗林庫姆阿什的艱苦環境，又充分表現了黛絲的堅強意志和吃苦耐勞的精神。

另外，作者還使用了大量寓意深刻的意象，渲染氣氛，發人聯想。如小說第十九章，黛絲在園子裏傾聽克萊爾彈琴，雖然彈得並不高明，她卻聽得「着了迷」，激動得流出了熱淚。但就在她穿過繁茂的雜草時，「裙子上沾上了沫蟬的泡沫，腳底下踩碎了蝸牛殼，兩手染上了薊汁的樹霉……」這番情景與黛絲的如醉如痴形成了鮮明的對照，作者似乎在向讀者暗示：這對青年的戀愛注定要釀成一場悲劇。再如第三十四章，黛絲開始向克萊爾坦白身世時，作者對景物作了這樣的描寫：爐灰像是一片「酷熱的荒野」，置身在那紅色的火光中，讓人覺得像末日審判時那樣「陰森可怕」，黛絲脖子上的鉛石像癩蛤蟆的眼睛那樣「不懷好意」。這又是一個不祥之兆，預示黛絲坦白之後，迎來的將是一場災難。

《黛絲》發表至今已有一百多年。小說剛發表時，一度曾遭到資產階級衛道士的猛烈攻擊。但是，攻擊並未能掩蓋它的光輝。哈代到了晚年，他的作品已受到英國公衆最高的推崇。如今，《黛絲》作為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劇傑作，已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一顆絢麗的明珠！

目錄

譯序／3

第一版說明／13

第五版及以後版序言／14

*

第一部・純真少女／23

第二部・失身之後／123

第三部・振作精神／161

第四部・苦果難吞／237

第五部・女人吃虧／345

第六部・冤家路窄／455

第七部・功成願滿／547

第一版說明

下面這個故事主要部分——經過少許改動——曾在《圖畫周報》上發表過；還有幾章，本來更是特別為成年讀者寫的，也曾以章節選登的形式，在《雙周評論》和《國民觀察家》上發表過。這些刊物的編輯和主辦人讓我按兩年前的原稿那樣，把這部小說的軀幹和肢體聯在一起，全部印行，在此一併表示感謝。

我只想補充一點：作者抱著完全誠摯的目的推出這部小說，試圖以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一連串真實的事情；至於書中的觀點和情感，只不過說出了大家現在的想法和感受，如果哪一位過於高雅的讀者忍受不了這些東西，我就要請他記住聖杰羅姆的那句老話——

如果爲了真理而開罪於人，那麼，寧可開罪於人，也強似埋沒真理。

托馬斯·哈代

一八九一年十一月

第五版及以後各版序言

在這部小說中，女主角在其主要活動展開之前，就經歷了一起事件，人們通常認為，她因此而失去了作女主角的資格，或者至少認為，她實際上斷送了她自己的前程和希望。所以，如果讀者大眾歡迎這部書，並且贊同我的觀點，認為對於一件人所共知的悲慘事情，就其陰暗面而言，除了人們說過的話以外，還可以在小說裡再多敘說幾句，那就與公認的習俗背道而馳了。但是《德伯維爾家的黛絲》在英美讀者中引起了共鳴，這似乎證明，按照人們心照不宣的意見創作小說，而不必使之恪守人們僅僅掛在口頭上的社會習俗，倒也並非一無可取，即使拿現在這種不執行的局部成績作例子，也可以這樣說。對於讀者的共鳴，我禁不住要表示感激。在這個世界上，人們經常渴望友誼而不可得，不被別人故意誤解就算受到恩惠，但遺憾的是，我卻永遠不能面見這些有賞識力的男女讀者，同他們握握手。

我說的這些讀者，包括那些寬宏大量地歡迎這部小說的絕大多數評論家。從他們的言語中可以看出，他們也和其他讀者一樣，憑藉自己富有想像力的直覺，極大地彌補了我敘述方

面的缺陷。

然而，儘管這本書的本意既不想教訓別人，也不想攻擊別人，而只想在描述部份力求具有代表性，在思考部分則多寫印象，少寫信念，但是仍然有人反對這部書的內容和表現手法。

那些比較嚴厲的反對者，除了別的事項以外，還對什麼是適合於藝術的題材，儼然持有不同意見，並且表明他們對本書副標題中那個形容詞的意義^①，無法做出別的聯想，只能將它與文明禮法中產生出來的人為的派生意思聯繫在一起。他們無視這個詞在自然界的意思，以及它所應有的美學特徵，至於他們從基督精神最美好的意義上，對該詞所作的精神解釋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還有一些人所以持有異議，從根本上講，只是因為他們斷言，這部小說體現的只是十九世紀末期盛行的人生觀，而不是更早、更淳樸年代的人生觀——我只希望這種斷言能有充分的依據。讓我再說一遍：小說只寫印象，並非說理。這件事就講到這裡為止吧，因為我想起了席勒致歌德信裡的一段話，正好是對這些人的評判：「他們這種人，只在藝術裡尋找他們自己的思想，而且珍惜那些高於生活的東西。因此，這種爭論的原因，就在於基本原理的問題，要與他們取得諒解，是絕對不可能的。」還有一段：「無論什麼人，我一旦發現他在評判詩歌作品時，認為還有比內在的必然和真實更重要的東西，那我就算是跟他斷絕關係了。」

① 作者把黛絲稱為「一個純真的女人」，遭到不少評論家的非難。